成仙:一场被看见的表演



深读

五灵根、筑基、金丹、元婴、乾坤葫芦、修真界与魔界的生死大战……这些是不是很熟悉?在修仙小说、短剧里,这些都是离不开的叙事"元素"。而在近日新出版的《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中,都没有这些。

美国学者康儒博是范德堡大学亚洲研究和宗教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公元3世纪到6世纪的中国宗教史,也做宗教的跨文化比较。此前他已著有《述异:中国中古早期的志怪小说》《与天地齐寿:葛洪〈神仙传〉翻译与研究》等,近日,他的名著《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新版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顾漩执笔翻译,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与当下霸屏的修仙短剧、动漫的关注点不同,康儒博关注的是1500多年前葛洪在《神仙传》里记下的那些人,是怎么被当时的社会"认定"成仙的。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一

在写这本书之前,康儒博就已经把葛洪的《神仙传》翻译成英文并做了深入研究。2009年英文版出版后,先后获得两项学界大奖。

古人怎么修仙?康儒博的答案会让很多人意外: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不吃"。

辟谷是修仙最标志性的行为。康儒博在书中解释,吃谷物在中国古代是"文明人"的标志。农业定居、烹煮熟食、以五谷为食,这套生活方式界定了一个人是否处在文明秩序之内。修仙者拒绝谷物,是在用身体宣告:我不在这个秩序里了。

但辟谷不等于绝食。古人所谓"不食",是不食凡尘之物,转而"取日月之精华",把天地灵气当做食物。本书责任编辑康海源介绍说,古人在修仙这条路上,还会选择炼丹服食。在葛洪的记载里,仙药有明确的等级:最上等是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其次是云母、雄黄之类矿物,虽不能立刻乘云驾龙,也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最次是草木诸药,只能治病补虚、断谷益气,不能使人不死。

修仙也不只是"不吃",还要修习功课:行气导引,房中之术,还有"思神"——在身体内部存想神灵。葛洪借神人之口说得很清楚:一个人若"髓不满,血不暖,气少,脑减",服药行气都不得力,必须先治病十二年,才能服仙药。修仙不是顿悟,是一套漫长的身体管理技术。

二

这样就可以成仙了吗?

当然不是。身体技术解决了"他怎么活",没解决"别人怎么信"。康儒博分析《神仙传》等仙传文本后发现,成仙不是一个物理事实,而是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这里所谓的"社会记忆",源自法国学者哈布瓦赫开创的集体记忆理论:关于过去的叙述,从来不是被动留存,而是由活着的人根据当下的需要不断生产、筛选和改写。康儒博把这套理论搬进自己的仙传研究,是这本书最大的新意,他不问"仙是否真的存在",而问"仙这个身份是如何被制造和维持的"。

从这一理论出发,康儒博发现,修仙者不是躲进深山就结束了,他们还要"入世",在社群中展示治病、预言、降魔的能力,要在特定场合表演辟谷的成果,要让乡邻、官员、甚至怀疑者成为自己"不凡"的见证人。秘术既要展示又要保密,因为保密本身就是在告诉听众,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冰山之下无法验证的部分,只能由听众的想象来补足。

还有一种,康海源介绍说,康儒博在书中也介绍了该类型的修仙故事,一个人去世后,有人声称在别处见过他,有人打开棺材发现尸体不见了,有人记录下这些"见证",故事在传播中被不断加工、补充、重构,最终形成一套关于"此人已成仙"的叙事。

《神仙传》里灵寿光的故事是个典型。他服丹后活到两百多岁,在一户人家去世并被安葬。后来这户人家的亲戚说在别处见到了灵寿光,主人挖开坟墓,棺材钉完好,尸体却没了。康儒博指出,这个故事之所以"可信",恰恰因为它有具体的地名、具体的人名、具体的见证链条。

康儒博说,葛洪笔下那些特征,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一个人成仙的标准。这就是康儒博全书最核心的判断:仙不是脱离社会的存在,修仙者越想证明自己超凡脱俗,就越依赖世俗社会的认可。

三

修仙题材是网络文学里最核心、最有中国特色的大类之一,追溯源头,从民国时期的《蜀山剑侠传》,到2002年《飘邈之旅》确立"筑基、金丹、元婴"的修真等级体系,再到如今的"凡人流""洪荒流",这条脉络一直没断过,而且还在不断长出新的分支。

但在修仙故事大火的当下,也要看到,与1500多年前的《神仙传》相比,修仙故事的逻辑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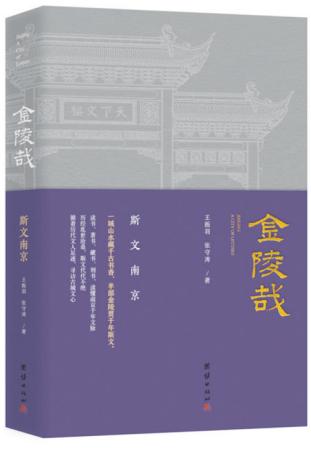
忘语写《凡人修仙传》,主角韩立资质垫底,遇事藏拙,遇到风险,更是"眉头一皱,退至众人身后"。剧版《凡人修仙传》的导演杨阳在谈创作时,把韩立的生存哲学总结为"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师兄太稳健》的李长寿更极致:藏底牌、躲因果、能不出手就不出手。观众已不再感动于主角的高歌猛进,从小说改编的动画,到这两年批量涌现的修仙短剧,镜头里最动人的角色,也早已从一飞冲天的天骄,换成了精打细算的普通人。

康儒博研究的中古修仙者,面对的是一个"成仙"还需要被论证的世界。没有制度保障,没有先例可循,每一次"我成仙了"的宣称都是一场有风险的表演。他们必须说服别人。而今天的修仙故事读者,他们默认修仙世界是虚构的,默认飞升是假的。他们打开小说或动画,不是来验证"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成仙了",而是来看一个普通人怎么在虚构的规则下活出来。韩立的谨慎、李长寿的苟住,都不是对修仙的否定,而是在修仙规则已经无法被改变的前提下,最清醒的生存策略。在康儒博的理论框架里,1500年前的人们从"辟谷"看到修仙者如何成仙,而今天的读者或观众,则从"修仙者"身上照见自身在世间沉浮的酸甜苦辣。

当下,这股修仙风潮还刮向海外。它从早期的小众翻译网文,发展为拥有数亿读者、并开始催生本土创作的全球性文化现象。有资料显示,仅Web-Novel平台就吸引了超130万外国作者尝试创作,"金丹""元婴""渡劫""丹田"这些专有词汇也都有了相应的翻译。

康海源说,修仙故事吸引中外学者去探讨,去研究,同时也吸引普通读者去阅读并提供想象空间和情绪出口,这正是中国传统神话和志怪文化的魅力所在。

《金陵哉:斯文南京》:于山水烟火间追寻古都文心



11月初,王振羽、张守涛合著的《金陵哉:斯文南京》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这部城市文史佳作是资深出版文史作家与高校学者的强强联合。本书作者王振羽现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长期深耕历史文化与文学评论领域,创作涉猎广泛,曾获金陵文学奖大奖、紫金山文学奖。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张守涛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教师,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鲁迅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及知识分子研究的青年学者与文史作家。

《金陵哉:斯文南京》跳出常规城市风物书写,以"读书、著书、藏书、刻书"四维立篇,全书以人物为线索,娓娓记述吕蒙苦读劝学、方孝孺守志立学、袁枚随园著书、吴敬梓秦淮落笔、魏源治学开思等一代代名士治学旧事;细致复原千年以来金陵书院学府、藏书楼阁、市井书肆、雕版刻坊的繁华盛景。从钟山书声到秦淮墨韵,从乱世守书到盛世传文,本书打捞散落在古都岁月里的文人足迹与斯文底色,娓娓道尽:山河几经起落,岁月几番更迭,唯有金陵书香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这是一部有温度、有史料、有风骨的南京文脉书籍,可以带着读者解锁一座古都兼容开放、绵延不绝的精神内核。全书文笔清雅从容、史料扎实温润,既有学府书院的恢弘文脉,也有文人伏案的细碎温情,让读者读懂:金陵真正不朽的,从来不止山水,是代代不绝的斯文底气。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赠书福利

扬子晚报B座西窗将为读者赠送一本《金陵哉:斯文南京》,想要参与的读者可在B座西窗公众号留言,留言点赞数最高的读者将获赠此书(请及时截图私信小编)。

活动截止2026年11月2日中午12时,期待您的精彩留言!

上期赠书结果:网友"一起向前"获《自尊与自忘》一本。